

当代书评

宽厚切有度·都市慢生活

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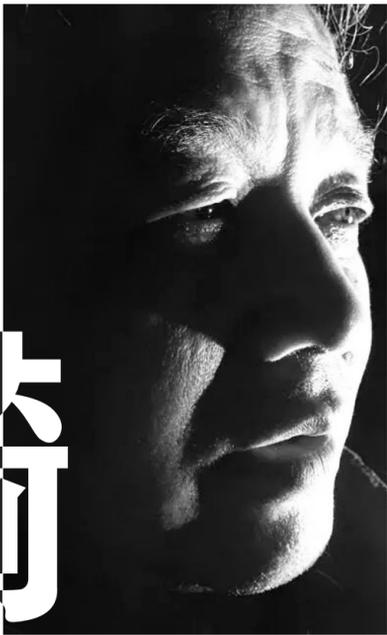
封面

2018.3.25 星期日

爆料热线 028-96111

主编 张晓琴 责编 吴德玉 版式 方雷 校对 廖焱伟

追寻西去的骑手 发现丝路的红柯



红柯

2017年,文学批评家、作家李敬泽出版了一本随笔集《青岛故事集》。庞大的知识谱系,轻盈的写作方式,尤其是对西域、中亚、丝绸之路掌故的熟知,让人领略到这位文学批评家文学表达的深厚功底和敏锐的嗅觉。但较少人知道的是,早在2000年,李敬泽就出过一本随笔集《看来去看或秘密交流》,已经显露对西域、中亚、丝绸之路的超强兴趣和历史见识力。

1 伟大而不自知

李敬泽并不孤独。与他在智识上同行的,正是红柯。两人的知识结构和智识兴趣,高度相通。在上世纪90年代,两人一起去西部旅行。两人一起去榆林、米脂、佳县,一路上买长途汽车票,找当地的招待所。招待所里面一个房间里两张床,每夜每夜的聊。初夜长谈,谈到全是西域的历史。当时,他们俩已经先于很多人闻道中亚、西域强大知识气息的东西。两人开始了各自的文本表达,李敬泽选择的进路是非虚构,红柯选择的是虚构小说的形式。而且,曾经身为一线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李敬泽,还全程关注着红柯的小说、编辑工作,之后因生活、工作、地理的分隔,青春的壮游渐远,时代的节奏也开始繁忙,两人的现实交往没有以前那么稠密,但灵魂深处的联结,是如此牢不可破,根深叶茂。

2018年2月24日红柯去世,2月26日举行告别仪式。李敬泽从北京专程飞到西安去跟这位灵魂之交见最后一面。是日深夜,与友人私下谈及红柯,李敬泽言语里痛感明晰,“无论如何非得见红柯最后一面不可”,“对于我,红柯不是一般的友人,我与红柯心心相印。”红柯的文学梦还未完,身已先走,让李敬泽感到“心在疼”、“太可惜”。

在个人情谊之外,对红柯用小说、文学的形式关照西域历史地理,李敬泽作为文学批评家,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给予客观细致的分析。他首先就提到,在国内先锋作家,很少提到红柯。“但读过他的作品就能知道,红柯的先锋性,显而易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红柯就有世界视野。他带着巨大的投身和好奇,他带着强劲的热爱去认识新疆多美丰美的文化。他不光是爱,他还对之进行了卓越的文学表达。而且,很多人写西域,谈草原,都是高高的天,巨大的群山,奔驰的骏马,深情的、无限的,在审美层面谈得挺多,谈得也挺好。但是在审美层面谈得挺多,谈得也挺好。但是红柯的特别在于,他是从文化上,历史上,情感上,当成自己血液的一部分来谈。这跟红柯的世界观有关:立足中原,面向西域、中亚、草原的壮阔世界观。他热爱茫茫的中亚草原,热爱新疆各民族伟大的文化。”

李敬泽还指出,红柯所全情贯注的西域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它涉及到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精神文明的整合。“平心而论,当中国进入这个时代,日益走近世界的中心,进入了一个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时代。但真正与这种大国时代相匹敌的壮阔视野的作家却并不好找。但是,红柯在九十年代就有这种视野。直到现在,你看现在在我们国家,写新疆的文学谱系,超过红柯的,你能再讲几个人?这样的作家少啊。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红柯称得上‘伟大’这个词。伟大的作家,需要伟大的读者。我们应该去充分认识红柯、阅读红柯。”

2 对西域知之甚详

在民国时代的西北,马仲英和盛世才才是两个传奇性的历史人物。围绕这两个人物,有很多未解之谜和种种迷雾。80年代初,嗜爱读书的红柯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读遍了,包括当时流行的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略萨,阅读的兴趣就转移到人物传记上。在读完二战时的名将传记或者回忆录后,他写道,“我需要更刺激的读物,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翻到马仲英的资料,为之一震。”这次阅读震撼影响了红柯之后的人生选择。

大学毕业留校一年,红柯悄然西行,来到马仲英当年跃马天山的地方,在一个叫奎屯的地方定居,工作了整整十年。在新疆,红柯自然搜集到了更多更生动的马仲英资料,感受到历史的传奇,感慨时代的终结。沙漠、草原、古城、干涸的湖泊还有彪悍的战马和骑手,历史和现实的这些想象、传说与怀念,都被他之后浓缩在一部长篇小说里。这就是他“天山文学系列”中最有代表性的《西去的骑手》。这篇小说首发在《收获》杂志2001年第4期的青年专号上。这部文字诗意的现实又加上魔幻的传说,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带有挽歌气质的作品,如同文字版的西北大地的“花儿”,浓烈、直接、高亢。让人读得内心激荡。李敬泽感慨道,红柯的文学之血是热的,“他在沙漠、岩石、羊群、奔马、飞翔的鹰以及大雪的冬日和雪夜的火炉中感到了流淌奔涌的热血。”

《星星》诗刊主编助理、作家杨献平,在河西走廊北侧巴丹吉林沙漠(阿拉善高原)度过18年的军旅时光,对于红柯这位同行,由衷地敬佩,“红柯的小说有一种苍莽的气质,即恢宏的,有天地之气的那种力量感。小说乃至一切艺术,都是深入人心,探测和呈现人的生存和人性幽微的。红柯小说在对古之西域,今之新疆的文学书写和艺术提炼,显然是一种趋向成熟的、有自己特色和思想的文学创造。”杨献平还发现了红柯小说中的认知功能,“对于西北和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学呈现和表达上,红柯是一位深知其详的作家。这样的作家,目前不多。红柯堪称其中佼佼者 and 最有成就的作家。”

“一匹大灰马突然蹿上来,奔到车门跟前,鬃毛刷刷打着车身,跟风里的细沙一样……把他和他的车远远抛在后边。骏马绝尘而去,山谷里只有骤雨般的马蹄声。”——这是《奔马》的第一章《疾驰如飞》展示出的第一个画面。红柯把诗与散文、小说的技艺写得骨肉相连。他写《美丽的奴羊》,一气呵成。在《阿力麻里》,他写道,“河谷来不及生长庄稼,便倾泻出大片大片的果园……一棵树就像一座矮小的山冈,树挂满果子就像山堆满石头。石头挤在一起,就形成坚硬而有质感的钢盔。马被这种钢盔吸引住了,马一下子成了翩翩少女,蹄步细碎轻盈,躯体左右摇摆前后涌动上下沉浮,像路着水浪行走。”

3 再造文学「丝路」

1986年,红柯在从陕西坐火车西去新疆的路上,在一个停车站上,红柯看到荒凉的地表,以为自己到了月球表面,但继续前行当他看到绿洲,才把打退堂鼓的念头灭掉。他不知道,这一个念头,决定了他之后的文学命运。在执教于伊犁州技工学校期间,他有机会走进新疆大地,结识形形色色的西域民间高人。“一个说地的焉老汉会告诉你他是黄埔九期的,参加过松沪抗战,一个守瓜摊的老婆婆会告诉你她到过乌里雅苏台到过科布多到过黑海高加索,你就觉得你在学校学的那些知识仅仅是瀚海里一股小小的旋涡,吹不起几片草屑,你就会细细地琢磨大漠浩大的生命,比如书中的海力布叔叔和老奶奶这样的人物、平凡而奇特。”

从黄土高原走进大漠孤烟,雄踞中亚大陆腹地的天山风物,让红柯感受就比当地人更为强烈而新鲜的感受。“辽阔的荒野和雄奇的群山,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我告诫自己:这里不是人张狂的地方。”新疆对红柯的影响是脱胎换骨式的。如果说,他出生的土地、村庄、家族是封闭的、静态的,那么草原大漠旷野的辽阔、开放、动态,等于打开了一个人生的第二地理,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天山脚下,他读鲁迅的《野草》,读历史地理专家史念海的经典著作《河山集》,读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极具中国色彩和美感艺术珍品和研究专著《流沙坠简》,阅读与现实产生了对照,他明白了旷野的文学意义,叫他意识到荒野之处有神灵,偏僻之地也能安放人的灵魂。

1995年冬天,漫游天山,十年壮游的33岁红柯,从伊犁办完调动手续,返回陕西。车过果子沟,“我突然泪流满面,因为从户籍关系工资关系上我已经不是新疆人了。”然而,离开新疆的红柯,却开始了他真正的新疆书写。199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奔马》开始,红柯的短篇似迅猛的沙暴拔地而起。1997年《人民文学》、《美丽奴羊》、《鹰影》、《靴子》、《雪鸟》、《吹牛》、《金色阿尔泰》、《库兰》、《哈纳斯湖》等。2001年在《收获》杂志上被重点推出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这些都形成了红

读红柯的小说,会明显发现,与陕西作家风格大多是深沉苦涩不同,陕西籍的红柯,虽然对西域事物和历史的知识极其周详、博大厚重,但表达上却诗意轻盈。一般来说,博大厚重就很难轻盈,但红柯却做到了。他的小说《过年》读起来又有一种清静清爽的感觉。《奔马》中的司机、《鹰影》中的男孩和母亲、《美丽奴羊》中的屠夫和科学家,在某一瞬间沉重的群山和大地,如电如风,畅然沉醉。

这种轻,或许与速度有关。阅读红柯的小说,你明明在看,但文字里却有声音。有天山的马匹狂奔,有乱石滚滚,疾风猛雨。红柯在1997年写出了《过冬》,这是有关一个老人和他小屋中的火炉的冬日故事,乌沉沉的煤化为精灵的火,历尽沧桑的老人在飘雪的时节进入了最轻、最纯之境。李敬泽听出来了:“语调明显地低了、静了,狂奔的速度变为雪夜中的街巷疾行。”关于红柯的语言,李敬泽说:“关于那些奇崛的比喻和通感,我似乎不必饶舌,因为据我所知,所有读过红柯小说的人对此都像挨了一顿痛揍一样印象深刻。”李敬泽还敏锐地发现,红柯的小说贯彻着响亮的速度感,“红柯同代人的小说观念中普遍缺乏速度,而在红柯这里,速度是小说和生命的根本秘密。”

红柯的小说有大自然,有神话传说。他与牛羊驹雄鹰对话,与宇宙天地万物对话,与西域大漠的胡杨和红柳对话。红柯的文学世界有很强的动物性、野性、生命力。骑手、骑兵、骏马、美丽奴羊、奔马、白熊、兔子、骆驼。巨大的想象来自壮阔的西域大地,一匹马从马驹到儿马到成年马要换几次颜色,枣红马会成为白马或大灰马,绝对的魔幻现实主义。神话传说、歌谣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红柯喜欢动物。尤其是白熊。1986年到1995年十年间,他在天山北麓的奎屯技校教书。技校的工作比较自由,他带学生到阿尔泰实习,见到了额尔齐斯河。那个瞬间,红柯想到北冰洋,想到北极白熊。红柯在阅读中也曾发现在新疆的布尔津、哈巴河都有不少白熊的传说,当地的史志里也记载着1987年白熊光临阿尔泰。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在如今的新疆不大可能见到北极白熊。思念很深的红柯,用《金色的阿尔泰》、《库兰》、《哈纳斯湖》,都无法消除他对额尔齐斯河波浪与白熊的无限向往。2004年他的长篇《大河》出版,其中也对他思念的白熊进行描写。

所有人都认为,包括红柯自己,也认为,这都是文学的想象。但是,神奇的是,在之后不久,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他看到一支科考队发现2003年北极白熊在阿尔泰登陆的消息,恰好是他完成《大河》的时候。这叫红柯很感慨:这就是想象的力量。人们会说,文学是想象,是创作,是创造性的写作。是要飞起来的,不只是贴着地表的。想象不光是一种品质和素养,还真的有能力,带人穿透眼前的不可能,抵达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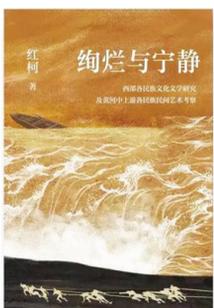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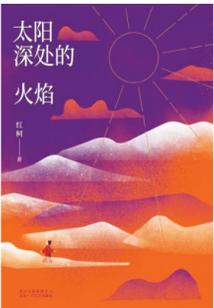


柯“天山——关中”文学系列的根脉。不知不觉由短篇而中篇再到长篇,他在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心血男儿马仲英,他离开西域的世界,又奇迹般在文本上“复活”了。

多次往返陕西和新疆,无论从西往东还是从东往西,这条大动脉血肉相连,这就是李希霍芬博士所最早命名的“丝绸之路”。红柯意识到,没有天山、祁连山的秦岭就是一道土墙,没有西域的长安、西安,就是一个村庄。天山——祁连山——秦岭,那些地名一脉相承的群山脚下一字铺开,伊犁、奎屯、石河子、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河西走廊、兰州、天水、宝鸡、西安,关中平原,这在红柯看来,“这不就是瀚海伸向中原的一块天然绿洲嘛。”

离开新疆的红柯,那个遥远的大漠世界反而在红柯的文学世界里,“一下子清晰起来,群山戈壁草原以及悠扬的马嘶一次次把我从梦中唤醒。”离开新疆,强大的情感依恋,形成强大的精神动能,促使红柯要通过他的文学,一次次在灵魂上返回天山,再造一个文本意义上的西域。红柯用文学再造了一条自己的文学丝路。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从远方到近处再到远方。走进,身处其中,窥见堂奥,返身离去。却又在思想上,更高层次上归来。如果不走进,就无法充分理解,写不出。如果不走近(离开),也就缺乏精神的强大动能的推动,很可能也写不出。人与地理、空间、时间的关系,何等奇妙呵。用黑格尔的哲学来说,精神是一个无物,它穿梭于物质的外壳,完成它自己。红柯也完成了他自己。

不得不说,《西去的骑手》、《乌尔禾》、《生命树》、《喀拉布风暴》四部长篇,都止于入围或终评而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影响了红柯的大众名气。此外,与许多作家不同,红柯多年不开研讨会或者发布会。也影响他的名气传播。对此,有记者曾经问过红柯,他的回答是,“我执教28年,专职教师,业余写作。胸无大志,潜心写我的‘天山系列’,从天山延伸到关中,沟通丝绸之路,我有写作的梦想,但无具体写作计划,总是写好了稿子才找书名。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带给读者们文学上的享受,其他方面,我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或期望。”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